



农村政治工作 经验选编

(第一輯)

农业出版社

农村政治工作经验选编

(第一辑)

农业出版社编

农业出版社出版

北京老钱局一号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

统一书号 4144.204

1965年9月北京制型

1965年11月第一版

196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00,000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

三十二分之一

字数 62千字

印张 二又四分之三

定价 (7)二角

目 录

千条万条,突出政治第一条·····	陈永贵(1)
生产好,管理好,先要政治好·····	王德合(16)
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們的头脑·····	周明山(29)
抓政治抓思想要抓到“根子”上·····	李順达(37)
政治思想工作要处处抓时时抓·····	臧 仓(50)
看范德富是怎样做人的工作的·····	史紅才 刘广銓(62)
突出政治,促进生产·····	張景云 李凤岐 張永棠(73)
——常家生产大队思想政治工作經驗	
楊林大队党支部是怎样組織群众学习	
毛主席著作的·····	蔡步志(80)

千条万条，突出政治第一条

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

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，我們党支部从来没有放松过政治思想工作。我們常常想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，就得不断提高社員群众的政治觉悟，培养新思想。有了新思想，才能建設新土地，掌握新技术。所以，一办起集体經濟，我們党支部就采取两手抓的办法，一手抓政治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，变思想；一手抓生产，变土地、变技术、变产量，以“一变”促“三变”，万变不离其宗。要說我們大寨十几年来变化不小的話，就是这样变过来的。

**这政治，那政治，毛主席的話就是最大的政治；
听上毛主席的話，路子就走不差。做政治思想工作，
离开了毛澤东思想，就如同盲人騎瞎馬，不保走到什
么地方去。**

十几年来，抓思想、促生产、促技术，我們是比較明确的，可是，政治思想工作怎么个做法，是慢慢地摸出来的。开初，我們只是这样想，这政治，那政治，毛主席的話就是最大的政治；听上毛主席的話，路子就走不差。那时候，咱也不識几个字，毛主席著作也看不懂，就凭着听报告，听念上边的指示。反正，党的方針、政策、指示，里边都有毛澤东思想，照着办，就是听毛主席的話，就是革命。从一九六四年春天开始，我們正儿八經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，認識更加深了一层。对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回忆了我們过

去的工作，才明确了：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让大家懂什么是毛泽东思想，当真革命，不当假革命；兴无产阶级思想，灭资产阶级思想。做政治思想工作，离开了毛泽东思想，就如同盲人骑瞎马，不保走到什么地方去。我们也才明确了：千条万条，突出政治第一条；这重要、那重要，毛泽东思想挂帅最重要。所以，从一九六四年春天起，从干部到社员，从党员到群众，都学毛主席著作。党支部为了加强学习领导，成立了一个学习核心小组，学在前面。

打铁先得本身硬。党员要成为社员的表率，支部委员又要成为党员的表率。支部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核心，做人的工作的人反而不如别人，你再说得好，人家也不信。

听毛主席的话，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党员得走在前边。十几年来，我们党支部一再强调：党员要成为社员的表率。支部委员又要成为党员的表率。支部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核心，做人的工作的人反而不如别人，你再说得好，人家也不信。现在来看，我们的多数党员，群众是信得过的。

我们党支部的党员，群众信得过，是因为他们不自私，不特殊，不忘劳动。一九五三年，是办社的第一年，也是阶级敌人最猖狂的一年。敌人不信我们这个农业社能办好，他们说：“家有十五口，七嘴八舌头，哪里能搞好呢？”我们一些干部也说：“即使生产下些，也养活不起这么多干部呀”。当时我们虽还不知道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重大革命意义，可是已经看出：这些人是抱着一种旧社会的看法，以为干部就是靠群众养活的。这就使我们提高了警惕，再三组织干部讨论。一讨论，大家懂得了：如果真的让群众养活我们，我们就不是群众的长工，而变成了群众的老爷。我们

要当群众的长工，当群众的勤务員，就要勤勤恳恳地工作，踏踏实实地劳动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巩固集体經濟，人們才会真正拥护共产党。这一条，我們从开始办社的时候起，就牢牢記住了。我們大队的干部，从办社以来，沒有一个多占多記工分的，更沒有不参加劳动的。比如原来的会計賈承让，从办社就当会計，一直担任到一九六二年年底。刚当会計的时候，論文化不識几个字，論业务不懂記賬，因为他滿共念了两冬天书。可那时候，他还是全大队文化最高的人才哩。他当了会計，写賬写不好，算賬算不了，算盘打不了，可群众都拥护他。拥护他甚哩？就是滿意他积极参加劳动，能和社員打成一片。大家相信他，他虽說写不了賬，一时算不清，反正都在那里放着哩，沒有装在口袋里。后来，他的文化和业务水平也提高了，社員称他为“万笔清会計”。其他干部，参加劳动也很好。参加劳动越好，和群众的关系就越密切。看来，干部参加劳动，并不光是做几个劳动日，少要几个補貼工，很重要的是政治思想工作。

干部的自私自利，常常是从不参加劳动引起的。一自私自利，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丧失立場的事情。如果你自己有了毛病，不用說去教育群众，就是地主、富农，你也不敢去揭发他、斗争他。前几年，大寨的社員好說一句話：“居官不爱錢，神鬼都害怕。”大寨的地主、富农最怕我們干部。为什么怕呢？我們又不打他、不罵他。就是因为，有些地主、富农，給干部們送过礼物，干部不但沒有收，还把这种行为放在群众大会上批判、斗争！他为什么不怕呢？如果收下了，那就不是地主、富农怕干部，而是干部怕地主、富农了。我們的干部怕了地主、富农，还怎么样工作？还談得上什么政治？我們的干部怕了地主、富农，貧下中农怎么能跟我們一心？怎么能信任我們？当然不会，一定不会。因为我們的干

部沒有这些邪門外道，就取得了貧下中农的信任，取得了社員的信任。做政治思想工作，腰杆子就硬了，就有了本錢了。

我們党支部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腰杆子硬，还因为我們团结。我們这个支部有十九个黨員，十七个是貧下中农，都扛过长工。因为大家的出身一样，是一根苦蔓上长大的，没有什么你嫌我脚大，我嫌你脸丑的問題，很团结。当然，这种团结，也不是一团和气，稀里糊涂，而是在斗争中，在总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的。我們支部的組織生活是很严的，在政治思想上，不放过一点小問題。因为，小問題可以引起大混乱。我們注意小問題，十几年来就沒发生什么大問題，沒鬧什么大意見。如果支部天天鬧意見鬧不完，还能顾得上做群众工作，做政治工作？当然不能。我們支部，从来不鬧无原則的糾紛，对于有缺点、有錯誤的同志，不是一棒子打死他，而是耐心地帮助他、等待他。所以，我們支部什么时候都是硬帮帮的，都是团结的。支部团结了，有了核心，做人的工作，做思想工作，就有了保証。

說來說去，还是那句老話：“打鉄先得本身硬”。要是沒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，坚强的领导核心，什么政治工作，思想工作，都是白說一气。

貧下中农是集体經濟的台柱子，把台柱子举起来，眼就亮了，心也明了。所以，我們把貧下中农当作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对象和依靠力量。

党支部团结了，有了领导核心，政治工作从哪里着手呢？从我們党支部的体会看，也有一个扎根問題，或者說是路綫問題。一个大队，地主呀，富农呀，富裕中农呀，貧下中农呀，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什么人都有。这么多人，什么思想也有，你該做誰的工

作呢？誰的工作也要做，不過得有先有後，有主有次，最後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團結起來，武裝起來。前幾年，我們強調先做貧下中農的工作。前面說過，集體經濟裡頭，有貧農、下中農，也有中農和富裕中農，還有地主、富農，真是里三層外三層。貧下中農好比這裡三層、外三層里的台柱子，把台柱子舉起來，眼就亮了，心也明了。所以，我們把貧下中農當作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對象和依靠力量。為什麼做政治思想工作還依靠貧下中農呢？有了堅強的黨支部不就行了。這話不對。黨員，不論到什麼時候，在群眾里边，只是少數。貧下中農在农村人口里占百分之六七十，不依靠他們，不把他們的思想武裝起來，那怎麼行呢？依靠貧下中農，把貧下中農的思想武裝起來，我們就掌握了絕大多數，還怕做不好工作！貧下中農的階級眼光明亮，他們每天參加勞動，勞動中哪一天看不到地主、富農？哪一天看不到階級敵人？這麼多人瞅着少數地主、富農，還怕什麼？辦初級農業社的時候，我們就有五十條好漢，他們是生產建設中的骨幹，也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骨幹。現在，好漢不是五十條，而是七八十條，他們的政治覺悟提高了，思想好了，“三個人牽一頭驢”，還牽不住！我們占了優勢，敵人就處於劣勢。

不過，話還得說回來。我們做貧下中農的政治思想工作，最後的目的是要改造所有的人，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。在我們大寨，富裕中農的工作，我們是很注意的，十幾年來，一些富裕中農是好一陣，不好一陣，我們對他們是又團結、又鬥爭，現在，他們大多數表現很好，有一半以上成了“五好”社員。

地主、富農的政治工作我們也要作。不過是做法不一樣。前幾年，我們對他們是狠狠地鬥爭，不准他們亂說亂動。這幾年，地主、富農的警惕性也提高了，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地破壞了。他們

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，并不是說他們已經改造好了，是我們看不見了，听不到了。可他家里的子女能听到、能看到。这样，我們就做地主、富农子女的工作。地主、富农的子女，有不少是要求进步的。我們也对他們进行政治教育，叫他們离开剥削階級的立場，和人民靠攏。經過我們长期的教育，有的地主、富农的子女，思想上也有了进步。有一个富农的閨女，已經連續五、六年被評为“五好”社員。他們有的还入了团，在党支部和团支部的教育下，回去做家屬工作。他們的父亲、母亲，有什么行为举动，比我們看得清楚，教育起来更有针对性，很起作用。

我們既注意做成年人的工作，更注意做兒童的工作。培养人和栽樹一样，小苗苗长不好，大了再修剪，就費事了。我們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扎在兒童們幼小的心灵里。

我們既注意做成年人的工作，更注意做兒童的工作。培养人和栽樹一样，小苗苗不好，大了再修剪，就費事了。所以，我們党支部在孩孩們上了学的时候，就对他們做政治工作。秋天，学校里放了假，我們就带上一伙孩孩們，到地里劳动，培养他們的劳动观点。劳动的时候，把他們編成作业組，民主选組长，自报工分，培养他們的共产主义风格。孩孩們的脑子里，是一块白紙，淨得很，你給他写上紅字，就是紅的，你給他写上黑字，就是黑的。在劳动中，給他們讲階級斗争的故事，叫他們懂得什么是階級，什么是階級斗争，誰是什么階級。牛海貴是个小学生，去年春天英雄八連来大寨訪問的时候，有一个战士进了富农的大門，正巧牛海貴出来小便，他看見了，就提着褲子跑进去，对那个战士說：“解放軍叔叔，你們連长叫你哩！”那个战士就往出跑，到了門外，

牛海貴對他說：“不是連長叫你，這戶是富農，你進他家對你影響不好。”還有一個小学生叫賈連珠，他在教室的窗戶里，看見一個戰士進了歷史反革命分子家，就跑出來說：“解放軍叔叔，我們老陳叫你哩！”這個戰士出來了，賈連珠說：“那是反革命家，你到他家干啥！”孩子們的這些舉動，戰士們很受感動，他們說：“這地方的小孩子，也知道誰是地主，誰是富農！”

如果說，我們黨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一點成績的話，我們覺得，就是我們扎了兩條根，把政治思想工作扎在貧下中農階級隊伍里，扎在兒童們幼小的心靈里。

**要想做好政治思想工作，必須實心實意地相信
群眾。要是以為我們比群眾高明，擺錯了幹部和群眾
的關係，制度和人的關係，政治思想工作就根本做不
好。**

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，有了以貧下中農為骨幹的階級隊伍，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有了政治基礎和組織基礎。不過，光有這還不夠。還得看你是用什麼觀點來做思想工作的。我們曾經反復回想過這個問題。做思想工作，無非是想讓群眾的思想革命化。可是，在一九六〇年以前，我們搞勞動管理的時候，幹部總是包給社員一宗農活，定上工分，限定時間，規定質量標準。為什麼這樣呢？幹部和群眾是啥關係呢？有些人曾經說：“過去是我給你錢，你給我干活；現在是我給你工分、時間、質量，你給我干活。”這當然是怪話。可是，從人們這些話里頭，卻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問題。舉個例子來說，過去一戶中農，弟兄三個，早晨同樣下地，晚上同樣回來，那也叫同出同歸。老大年紀大，體力弱，就干點輕活；老三年輕，體力強，就干點重活。你幫我，我幫你，互相沒意見，不搞什麼

定額，也不检查、驗收。农业合作化以后，党就一直提倡社員要“爱社如家”。既然党提倡，就一定是能够办到的。那末，为什么老是从鬧定額、評工記分、检查驗收方面打主意，而不能想个別的办法呢？我們想，这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，不相信政治思想工作。白求恩同志是个外国人，为了中国人民解放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；雷鋒尽做些他的“份外”的事情。这些人，別人并没有給他們搞什么定額呀，检查、驗收呀！我們的办法倒是定得挺复杂，結果不吵活重，就是吵工分低，尽鬧些意見。比如說，那时候，我們小北峪、赵北峪、狼窩掌的地，塆上塆下都是石头，冬天放羊，都把石头蹬下来了。春天整地的时候，人們只管刨地边，刨地墙，誰也不管石头。老年人不滿意地說：“你看吧，这块石头还不知道在地里住几年呀！”年輕人說：“现在是掙工分哩，你看那石头上号着工分嗎？沒有工分誰往外拿！”石头号上工分才有人拿，沒有工分就不管，这还不是自私自利？后来，我們分析研究了这些情况，觉得过去的工作做得不好，最大的問題是不相信群众，制度太煩瑣，助长了人們的自私自利思想。那么，怎么办好呢？定額、記酬該怎处理呢？有些社員和干部說：“咱們不是提倡开无人商店嗎？号出价錢，自己丢下錢拿上东西就走了。咱們社員为什么不能劳动一天，叫个人实事求是地报自己应得的工分呢？都是劳动人，干多干少，干好干坏，誰不知道誰。”这話說得有道理。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时期，八路军、解放軍、人民志願軍，还不是都是农民，他們一不为分粮，二不为分錢，三不为工分，拼着命地干，不少人在紧要关头，为了一个战斗的胜利，用自己的身躯去堵枪眼。这种革命精神，自我牺牲的精神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来自毛泽东思想。我們有毛主席的教导，有毛泽东思想，为什么不能把社員也教育成象八路军、解放軍、志願軍那样呢？后来，

我們把社員們的思想情況澄了澄，一澄，除了黨員、團員、積極分子、貧下中農以外，真正的落後分子，只是少數，不用說一個幹部包一個，四個幹部也輪不着包一個。這麼一澄，大家就有了信心，說：咱們真正辦“愛社如家”的事吧！從一九六一年以後，我們的勞動管理制度，比過去簡化得多了，主要靠大家的思想自覺。當然，人的思想覺悟的提高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。我們剛剛開始實行自報工分的時候，也有多報和少報的。多報的不批評，少報的也不表揚。多報的不批評怎麼辦呢？集體勞動是實打實地干，不是假干。一個一天本來可以做十分工的勞力，他要是報成十二分，十二分的勞力，就盯上他了，干活時，兩個人二牛對頭，鏢着干，我干什么質量，你也干什么質量。干不了半天，那個多報工分的人就草鴛了：“二大爺，我不行，我可掙不了十二分。”他就又做十分的活、報十分工了。這比我們批評作用大得多，他自己就教育了自己。

我這麼說，倒不是忽視制度的作用，而是打个比方。我們不是說人的因素第一嗎？要真正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，必須實心實意地相信群眾，不要認為我們是幹部，我們比群眾高明，我們比群眾覺悟高。如果是那樣的話，就擺錯了幹部和群眾的關係，擺錯了制度和人的關係，相信群眾，只是一句空話，政治思想工作就根本做不好。一九六一年以來，因為我們看重人的作用，相信大家，依靠大家，大家越干越勁大，都說：“這才是大寨人的氣魄。”確實，現在自私自利的人，很少很少了。過去定十分，只能做八分，現在定八分，就能做十分。這會兒的集體主義，不是嘴裏說愛集體，心里愛自己，而是嘴裏說愛集體，心里更愛集體。社員們真的愛開集體了，什麼事情還怕辦不好！

人的思想比电还快，說話中就要变化，每天都有說不完的新花样，这就得不断抓活思想，就得把思想工作做到戶，做到人，而且要就地取材，树立典型，让大家向典型学习。

我們做思想工作的人，首先得相信群众，相信群众可以革命化。可是，話再說回来，也得承認做好思想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們的一个队干部說：“人的思想比电还快，說話中就要变化。”是的，人的思想，每天都有說不完的新花样，什么思想都有。因为人的思想变化得快，花样多，就得有适应这种情况的做思想工作的方法。

我們党支部对社員群众做政治思想工作有一項基本制度，就是按党员的能力高低，实行分戶包干，有的包五戶，有的包三戶，有的包兩戶，有的保証把自己家里的工作做好。包下去搞什么呢？主要是交朋友，搞好两件工作。这两件工作做好了，其他工作就上来了。第一件是做好社員的思想工作。思想是支配一切的，沒有好思想，什么事情也办不了。有了好思想，什么事情也可以办成办好。所以，实行党员包戶，就是把政治思想工作送上門，到人、到戶。第二件是教育社員好好劳动，通过思想工作来推动生产。一个人思想再好，劳动不好也不行，集体增加不了财富，个人增加不了收入。所以，实行党员包戶，就是要用思想工作，用自己的模范行动，鼓舞社員的革命干劲，保証完成集体生产計劃。党支部要定期召开党员大会，让大家汇报社員們的思想情况，研究和交流做思想工作的方法。

党员包戶做社員的思想工作，艰巨得很。我們大队的赵小和同志，报上已經登过了，他在我們大队是个很出名的人物。为什

么出了名呢？因为原来数他落后，后来很积极。由落后到积极，由积极到落后，由落后再到积极，经过多次反复。

解放以前，赵小和是被地主連羊带人卖到平定的。那时候他是个小羊工。解放以后，大寨的干部把他叫回来了。因为他沒参加过土地改革，也沒受过其他教育，初回来很自私。初回到大寨，是給互助組放羊，那时候賺得是工資，可他还嫌工資不滿足，上山放羊捎得割荆条，割下条，編下筐子卖下錢还是自己的，結果把一百多只羊死的只剩下几十只了。经过党支部再三教育，以后变好啦，一九五二年办社的时候，他还带头入了社。入社以后就又变了，因为他还有几十只羊。这些羊要不入社，三年以后就是一大群。一入社，下的羊羔是社里的，所以他就又产生了自私自利思想。一九五三年，社里病死了一头牛，怕传染，就把死牛埋了。不料，赵小和黑夜悄悄把牛刨出来，把皮剥下拿到城里卖了。卖牛皮是小事，若把全社的牲口染上病，問題就大了。我們抓住这个事例对他耐心进行教育，这个人终于变好了。他看到社里什么事沒有做，就伸手去做，他还学会挑猪、割蛋、杀猪、赶馬車，真成了“爱社迷”了。

赵小和这个“爱社迷”，只知爱社，不知其他。有一次，他赶着馬車，給公社拉鉄棍，可能是拉錯了，多拉回一根来。他把这根鉄棍拿到大队里，說是給大队增加財富哩！因这，党支部又批評他，說增加財富不能这样增加。让他把鉄棍送回去，以后不能做这号事情。经过这一回批評，赵小和又改好了，不管給外边拉什么脚，一点也不怕他拉的少了或拉的多了，也不怕脱了斤秤。赶馬車的人說：“赵小和給公司拉糖也不怕他舔一舔”。

赵小和改好啦，你真不知道他革命的劲头有多大。

一九五七年秋天收玉茭的时候，两匹馬馱着玉茭，因为路太

窄，在一匹馬快要摔到崖下的時候，趙小和為了救馬，趕緊先跳下去，爬在馬的肚子下，硬用肩膀抗住這匹馬。抗着，抗着，馬往下跌，他也往下跌，結果馬得救了，他却把腿一折兩截。社員們用大筐把趙小和抬回村，叫接骨先生接住腿，但沒有接直。拐腳還能辦大事？還能建設社會主義？他怕落在別人後邊，就背着幹部，叫了几个後生，專門把腿拉斷，又重接上。長住的骨頭再拉斷，疼得很呀！在拉以前，他吃了三張烙餅，用手把心按住，咬緊牙關。圪喳！腿拉斷了，他疼得把門牙都咬掉了。真比關雲長副骨療毒還有決心！一九六三年八月遭災後，小和同志更積極了，他每天趕着大車，不是到陽泉拉木料，就是到金石坡拉石頭。不幸，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，有一次拉石頭的時候，驚了牲口，他被車壓死了！大寨人里少了一名勇將。小和同志死後，大隊開了追悼會，黨支部追認小和同志為共產黨員，他的孩子，由集體撫養起來。

象趙小和這樣的同志，在大寨還不少，黨外群眾中有，黨內更有。如大家都知道的賈進才、趙大和、賈承運等同志，十幾年來忠心耿耿為黨，一心一意為集體。要不，我們怎能改變了窮大寨的面貌！

我舉趙小和這個例子，是想說明，人的壞思想不是永遠不變的，好思想也不是永遠不變的。黨支部就是要耐心地进行艱苦工作，就地取材，樹立典型，讓大家向典型學習，讓好的更好，壞的變好。

**思想工作必須見人，見人就得下地，在家里坐着
是不会等到人的。干部下了地，做思想工作，有机会，
也有针对性，大家也乐于接受。**

黨員包戶，這是我們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種基本方法，但不

是唯一的方法。除这以外，我們还十分注意生产第一綫的思想工作，和占領飯場这块思想陣地。

做思想工作，要起作用，就得有針對性。思想工作，必須見人，見人就得下地，在家里坐着是不会等到人的。所以，我們党支部一直抓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，到第一綫做思想工作。一个人对集体是不是热爱，不能听嘴說，得看他的劳动表现。干部不下地，怎么能看見呢？再說，咱們是农村，又不是学校，也不是机关，白天大家都在地里劳动，晚上才在村里集中，你要单靠晚上做思想工作是不行的。因为社員們劳动一天很疲劳，你做思想工作，他在一边打瞌睡，他能听见你說了一頓甚？不但不爱听，还不滿意你。要是干部下了地，要劳动都劳动，要休息都休息，做思想工作，有机会，也有針對性，这就把思想工作做到人，大家也乐于接受。

生产第一綫的思想工作丰富得很，劳动态度对比教育呀，思想好坏对比教育呀，技术高低对比教育呀，都能就地取材，把思想工作做得生动活泼。不过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更重要的是干部每天和社員在一块劳动，没有什么分別，干群关系更密切了，干部給群众提意見，群众容易接受，提錯了，也没有什么恶感。因为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，群众也敢給干部提意見，做干部的思想工作。干部教育群众，群众也教育干部，大家都做思想工作，大家共同进步。

生产第一綫的思想工作，也有平时和紧急时期的分別。平时的思想工作重要，紧急时期的思想工作更重要。什么是紧急时期呢？如刮风、下雨、防洪的时候。这个时候的思想工作为甚更重要呢？因为，地、富、反、坏就是瞅这个时机进行破坏，哪个社員的思想究竟好不好，这个时候也最容易表现出来。所以，越是遇到这

些特殊情况，干部、党员、团员、积极分子越要往地里跑，到艰苦的第一线。

思想工作也得经常不断，“无孔不入”。除了生产第一线的工作，我们还坚持了饭场会上的思想工作。

人们一天，除了劳动，就是吃饭、休息。除了睡觉，思想老在活动。我们做思想工作，不是做上一次管几年。管多长时间，有时连一天也管不了。思想工作也得经常不断，“无孔不入”。除了生产第一线的工作，我们还坚持了饭场会上的思想工作。这已经十几年了。饭场，在旧社会，是群众习惯集中的地方。农业集体化以后，人们除了下地集体劳动，也还习惯于在饭场上集中。一集中，就要说话，就有议论的题目。过去，饭场上所说的，不是东家长，就是西家短，不是说这个人脚大，就是说那个人脸丑，甚至还散布些资产阶级思想。从互助组时期，我们就把饭场这个阵地占领了。现在，我们的饭场，不是评论东家长，西家短，而是议论好人好事好思想，坏人坏事坏思想。对集体有利的事和人，都要在饭场会上受到表扬，对集体不利的事和人，就要受到大家指责。好思想得到传播，坏思想受到批判。所以我们大队的社员说：“资本主义思想在大寨成不了势。”这倒不是说我们有什么高明的办法，而是说我们有几百双眼睛，几百张嘴，每天都在盯着那些坏事坏人，都在叨念那些坏事坏人，它怎能成了势呢？

立足大寨，胸怀全国，放眼世界，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更好地学习解放军，加强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。

上边说的，就是我们大队党支部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简单情